

阿卡西記錄與量子場

摘錄自爐邊系列第三卷第三冊《平行生命期：量子場的波動》

版權為JZK公司所屬JZK出版公司所有

「阿卡西記錄的意思是帶有認知的空間，以太，微妙的流體，包含有每一代人的每一個想法、每一個行動、每一個行為，不管是已實現的還是未實現的，不僅如此，還含有每一個植物、動物和細菌的每一代。神給予生命的任何東西，它的生命都被捕獲在這個空間中。」——藍慕沙

靈魂是未完成之事的記錄器、記帳器，每個對象之成就都被添加進入，進入神的心智，這流體的心智，古人過去稱它作阿卡西記錄，但它的整個意思就是空間。而在今天我們以一個更加複雜的術語——量子場——來認識它，而它的靈性的名字就叫做神的心智。

阿卡西記錄，那些個玄密的術語之一，它的意思是帶有認知的空間，以太，微妙的流體，包含有每一代人的每一個想法、每一個行動、每一個行為，不管是已實現的還是未實現的，不僅如此，還含有每一個植物、動物和細菌的每一代。神給予生命的任何東西，它的生命都被捕獲在這個空間中。不僅只是在地球上的人們而已。那些在地球裡面的、在地球上的人們、在銀河系中的人們呢？在空間中——所謂無時間的神的心智中——始終活著的你們，以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言語、所有的行為、所有的意圖、連同其他的一切，都被印刻在這個結構上。它是個活的記錄。這個空間不僅涉及包括你們，它還包括銀河系中支持生命的其他一百一十五億顆行星，就像這一顆一樣，在不同程度上的捲入和演進之中。

每一個曾存在過的合一思維，本質上，都是神的心智。每一朵在春夏盛開又凋謝的花，都通過這樣的一個高潮呈現出生命。然後神從這朵花離開，以便這朵現在具有它生命氣息的花，可以作為它自己存在，並確實地從本質上保證和完全充滿它自己。如果神在任何時候都合一地同在，這朵花永遠不會成形。但它不得不藉由神的眷顧來生成，和隨後的離開以容許神所創造出的成為一個活的、一個散發生命氣息的東西。如果神只需要用這些個合一的思想之一就能塑造新的典範，那麼神就是一個非常機動的個體，它夢想去假設「將會怎樣」的

力量就會比「緬懷過去」更為強大。

看看你們的四周。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一個未徘徊不去的合一神明從空無中所引起的某事某物，它未曾在森林中逗留但創造的原野上的百合，它未曾在百合的原野上徘徊不去而創造了金色的、可愛的昆蟲，並不停地變換。合一地持留在某個東西之中將絕不會完成，也永不會給予它生命。只要力量之神已經離開，那麼一個活的又散發著氣息的东西就生成了。誰又能說，植物和岩石、細菌和動物的生命力不是神聖的呢？一切都是神聖的，因為在每一個活著的东西中，都曾經有一個神，夢想過它、成為過它，再從它離開，並給它留下了這個神聖的永恆原則。

當你佔有把持著人物、地點、事物、時間、事件，你表現的何等膽大妄為，只因為它們可為你製造高潮。你多麼囂張地緊抓助人們，只是出於它們能為你作些什麼的想法。你未曾待在那關係之中，然後搬離開它，以容許那關係成為它自有生命的事物，像那個園丁那樣。你從來沒有用那麼持久的耐心、操心和關心——其實就是集中注意——來培育一樣東西，因而它引起驚訝慶祝的勝利會從它自身中帶來高潮、果實和滿溢豐盛的喜悅。誰又能說，那湧現自內心和靈魂的東西，不比來自於生殖系統的更有力量。

你緊抱你經歷過的、為靈魂所指引的事物，但至今你從未將它們的獨自生命讓給它們，然後繼續前進。沒那麼做，你已經再也聽不到在你腦中的神的聲音。你只聽到你需要去做什麼，你必須要去什麼，而你不是聰明人，因為你從來沒有完成過你天天念著你需要去實行的事情。

因此，神，你可以說是原級意識，去實行它偉大的使命，以讓未知成為已知，與它所曾是的、它所熱愛過但未逗留而前進的一切進行互動，並繼續在遠方的山谷中創造。眾神正在這裡開採造物——這就是它們的使命——但它們所遺留下來的從來沒有落在後面。我們自然地稱呼每個造物為生命。神以意識和知覺所賦予這個形體，以合一表達所生成顯示的生命。

在生命和它的知覺中，不論是否是它自己再生的子孫，被創作出生命的所作所為都為造物主帶回來偉大的禮物。以偉大的禮物這過度簡單的話來說，意思是所有這些個生命形式，這些來自於神的心智的觀念，並非真的來自於神的心智。它們是來自於神的意識和能量，而且是神將生命給予了它們。它們生命的繼續延續、它們將概

念觀念化的能力的繁衍傳播——即使是以質量換質量去創造、去體驗——產生出了一種思想形式。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造成心智的不是腦，也不是意識和能量，雖然它是心智會湧向而去的實質。心智是一種現象、是意識和能量在腦上作用的結果，在它的遙望美景裡以最大能力永存和創造、在它的意識之河裡運行的本領，如此，那個活動形式的心智才會回流到正在山谷中開採新生命的神。那就叫做回贈給神的禮物。它被精要地稱為神的心智。神沒有心智。心智是生命歷險旅程的成績報告單，於是神的心智由所創造出的東西，以及它活下去的自由意志來決定。

大衛·波姆的隱秩序與量子的不可預測性

大衛·波姆（David Bohm），一位生活在上個世紀的個體，他了解到，對原子的穩定性不起反應的粒子是存在的，以及原子是一種穩定力、一種粒子、或是光從中得以造成的一種原子力。他理解，成小包小包的光是正電子與電子碰撞所產生的一個爆炸——每個各自造成一個光量子——而在這個領域裡，唯一能夠在實際上被理解到的作用是某些原子從一些元素的衰變。

然而，他從這個領域、從當前這個意識層次中看出並辨識到了那沒有保持停留在當前這領域裡的粒子。他的解說是，這些粒子不時斷續地閃動：某粒會出現，熄滅，又在其他某處出現。他將該領域稱作隱秩序。大衛·波姆不曾認識到關於意識和能量的七個層面。每個人以科學都推論出有個零點的地方，但他們無法理解這個零點空間與他們正在研究的空間和粒子之間有關的本質。想像一會兒，波姆研究過的唯一的層次，是第三層次，也就是可見光的層次。粒子會閃現和閃滅，所以他宣稱，這些個粒子來自於一個隱秩序，而且它們轉進顯秩序中展開。

有關這些會突現、突滅的粒子，大衛·波姆沒能弄明白的是什麼呢？它們只那麼閃現，又熄滅。這些粒子中的每一顆都是相同的粒子嗎？假設這個粒子代表一塊厚木板，而且有許多塊厚木板，你能不能用一塊來造房子、一座敬神的祭壇？你能不能造個盒子？你能不能造一座橋？你能不能築條路？你能不能造一頭大象？你能不能造隻鳥？用這塊板有什麼東西你不能造出？在大衛·波姆的隱秩序中，他看見的是相同的粒子閃現，消失，又到其他某處再次閃現，而他也做出了它就是同一顆粒子的結論。也許可能的是，它曾是一塊厚木板，然後是一棟房子，或是一座敬神的祭壇。

為什麼這個背景、這個靜態場不是安定的呢？為什麼會有虛粒子閃現，並大聲說：「喂，我在這裡，在顯秩序中；現在，我走了。」它們到底在做什麼呢？它們為什麼不像在所有其他大氣中那樣是靜態的呢？現在，你們多少人了解，按照波姆的隱秩序，為什麼那些粒子到了顯析態的滯留不能穩定一致呢？是因為那些粒子屬於隱秩序。

隱秩序實際上是由意識和能量和粒子現實的四個其他截然不同的層次所組成。使它們成為一個隱秩序的背景因素是由於它們無法在可見光的領域中持續，可見光領域要求必須是帶有自旋的粒子才受到支持和能夠持續。而這些粒子根本就沒有那些，因為它們未被極化。你們應該感到非常快樂能懂得隱秩序的定義，這樣的一個難解之謎。

因此，這些為物理學家所研究，只是一下閃現，然後又在其他某處閃現的孤立分離的粒子，卻被認為是相同的粒子，它們是什麼呢？它們正在進行的工作是，在量子的粗略背景裡，它們在測量這粒子是否具有自旋。要是它們推定它的確有，那麼，它們就能從它會再出現的地方的速度來計算出它的質量。讓這個問題進一步弄複雜化的是去專注在一顆粒子上，於是，他們看見這一顆，而在他們看見這一顆的瞬間，他們已經失去了這另外一顆，但他們在數學上還記得它。那樣他們就能在一個量子場中標測出那顆粒子的重量和速度。

線性物理學按照時間、距離、空間的條件來研究任何一個原子結構衰變的性質。核子物理學家研究原子結構核心的作用。次原子物理學家、量子物理學家則研究原子結構其外的粒子。天體物理學家就是會在研究太空中巨大的天體和它們潛在的運動。換句話說，天體物理學家會去研究銀河系和在其中成群的星星、它們的動量和重力場，還有它們如何影響其他在它們周圍的恆星。它們的相似之處在於天體物理學家和量子物理學家都在研究粒子。只不過一個碰巧比另一個更大。

波姆瞭解了某些東西，與他的古魯（guru）一起。他的古魯說這是阿卡西記錄。你們所有人在種程度上，都受到過無知的古魯和愚昧的知識的影響，而這知識就是為能夠解讀阿卡西記錄。在古印度語阿卡西這個詞，來自梵語的描述，只是空間的意思。就在大衛·波姆打量著隱/顯秩序的時候，他看見了空間。他的古魯則說：「是的，但你所凝視的是以太，而我們稱之為阿卡西記錄。」在這個背景之下，大

衛·波姆與他的古魯分手了。大衛·波姆聲稱：「如果這就是阿卡西記錄，那麼我一定要窮我餘生之力來解釋這些閃進閃出，我無法測量它們的距離、它們的質量、它們的屬性、它們的速度的這些虛粒子，它們的業力。」你料得到這位古魯是怎麼說的？「要相信我。」

大衛·波姆比他的古魯活得長，但他沒能讓他之後的名聲完整無缺。他才華橫溢的心靈和富色彩的迷信所遺存下來僅有的一件事，就是他努力想從業力的觀點來瞭解這個領域、從那阿卡西記錄的觀點，而那些，大衛·波姆他只能按照在這裡影響這個現實的粒子，以他的理論性的、數學性的心智來理解。的確，他推論出，從未顯現於這個形體裡的粒子是存在的，而那些粒子在之後他稱之為虛粒子，因為他們進來一會兒，然後馬上消失，無常不定。

他的臨終遺願是想要弄清楚，「觀察者」所專注其上的是什麼粒子，才導致那個捉摸不定的虛粒子生成一種以光和物質所構成的常態，以及引起此內在固有生存力的「觀察者」的所在。大衛·波姆，在他最後的日子裡，不得不與他的古魯分手，因為以那古魯的知識所能達到的程度，他無法獲得對於變成為渺觀的理解力。古魯只當作它是「信息之阿卡西記錄」來領會。「是的，」他說，「就算那是真的。但是最根本上構成這開展場域的任何一顆粒子，它的本質是什麼？請再告訴我，就像解讀摩斯密碼那樣，假如我要做出它們就是『所有生命之阿卡西記錄』的結論，那麼向我解讀這些粒子中的點和劃的意思。」

到了最後，大衛·波姆喪失了他身為一位之後物理學家有的盛譽，因為他被一位喜好支配的古魯所誤導，這個古魯明目張膽地無知，以致於無法以無窮的生命來理解粒子。不能理解粒子就是生命的大衛·波姆，他留給我們的是，那跨越在我們稱為光層次①的橋樑上面的隱秩序和顯秩序，以那些個條件，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身體，非常巨大、非常厚實的身體，才得以構成。

粗物質是由原子結構、原子所形成，不一定由同樣的原子所組合。換句話說，構成一塊木頭的原子是具有各種不同化學程度的原子所組的一完整的原子庫。舉例來說，沒有人能看著一塊木頭說，啊，這是一根纖維，因為如果我們將纖維分析到它的分子構成基礎，我們就會發現，不存在原子微粒木頭這回事，那微粒木頭是由使我們有木頭的幻象的許多原子所組成的。木頭的化學構成——樹液、凝結物、碳的

各種層次、H₂O的層次——如果我們將這些中的任何部份從一塊木頭中拿走，那麼它就不再會是一塊木頭。因此，木頭不是一顆微粒子的原子，在木頭中脈動的樹液也不是木頭；它是一種化學物質。

你認為天堂的王國看起來像這個金字塔②一樣。除那之外，這個金字塔還是讓你能瞭解意識和能量以及時間的各不同層次的一塊範本，而且以一個更精微的心智，使你能瞭解什麼是量子粒子的本質。那些粒子中的每一顆都是活的。它們不僅僅是一次塵暴中的塵埃；它們是活的。它們是會認知的存在體。難以想像吧。

當你試圖將你的巨大和沈重的世界收縮到微渺的世界之時，那似非而是的論點就來了，以你拿時間所可能測量到的生命，怎麼還能以它原來的形體繼續生活在那兒呢？假如你認為這王國只有這麼大，那在這個王國內怎麼可能還會有擴張呢？那裡，可就是你的無知了。

在此生命的造物中，你從未創造過盡頭，因為在神的心智裡，沒有盡頭這回事，而且神以合一心智的偉大努力成果，在所創的一切裡灌輸進了生命之氣息。在這些王國裡，什麼都沒有死去，更確實點說，所有事物以一個生命形式都已進化。一切都在進化。這意味著，它正在變化，它正在精確地、完美地進化。因此，死亡不存在。你會說：「毫無疑問，他們互相不是正吃著對方嗎？」不，它們不必如此，因為食物的觀念不是一個觀念。在它們的未來裡的某些時候它很有可能是，但是為保持它們身體的存活與消耗無關。更確實地說，它是一個電場的消耗，而這正好就是它們的處境。

什麼不是神？如果神、偉大的創造者、偉大的園丁，正在脫離花、果實和堅果的原野、動物的原野，那麼回到神那裡的是什麼？是神的心智。叫作心智的生命的禮物和它的活動，就是回到神的這創造物。什麼不是神？誰不是神？哪個可被攝取的生命形式不會回到神的心智？我們怎麼能把彷彿沒有明天似地活著，或者對他們周圍的人以威脅要終結生命當成一種折磨和懲罰，像那種亡命之徒當作必被送到的最終痛苦？為人生如此奔波掙扎的你要怎麼才能絕對地理解，你的心智正在回歸神而你非必要回到「空」？那不可能的。神所創造出來的一切，事實上，神通過合一所賦予的生命，都屬於神。我們如何在神的心智中舞蹈？單一獨特、迷人、美麗，像神眼睛中的閃耀光芒，因為就在神將生命氣息留下的時候，我們消耗神。即使是可攝

取的物質在細菌的形式中都是神，並為再有生機而被攝食。那就是目的，而回報是什麼？它們將永遠活下去。

①藍慕沙現實模型的第三層次或可見光的層面。

②藍慕沙從零點到物質現實，意識與能量七個層次的金字塔模型

「什麼不是神？如果神、偉大的創造者、偉大的園丁，正在脫離花、果實和堅果的原野、動物的原野，那麼回到神那裡的是什麼？是神的心智。叫作心智的生命的禮物和它的活動，就是回到神的這創造物。」

——藍慕沙